

Sediq Balay 原住民·巴萊

Sediq Balay 原住民・バライ
Sediq Balay, the Real Aborigine

文 | 伊萬納威 (本刊本期主編)

圖 | 邱若龍 (藝術家・《賽德克·巴萊》電影美術顧問)

近期台灣播映《賽德克·巴萊》電影掀起一股熱潮，「賽德克·巴萊」一詞，沿用賽德克語，Sediq是「人」，Balay是「真正的」；Sediq Balay，意即「真正的人」。順著我們本期關心的主題，涉及原住民身分認定與認同，即使是1/2原住民，也都努力想成為「原住民·巴萊」，如同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一樣，追求民族尊嚴的原住民族。

隨著台灣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遷，原住民移居都會人口逐年增加，異族通婚的比例也已經成為常態。從最新統計數據（2011年1月）來看，原鄉（山地鄉+平地鄉）人口（294,368

人）占原住民總數的比例為57%；都會原住民人口比例為42%（218,735人）。由此瞭解，原住民族社會結構大變動的事實。

從隱藏到認同

早期由於原住民族與主流族體的文化差異、生活習慣也不同；原住民族的經濟、政治、教育發展相對較為弱勢，政府或國家為了要拉近原住民族社會與主流族體之間的差距，確立實施特殊政策的對象，因而認定「誰是原住民？」成為特殊行政的第一步，亦為行政治理基礎。

長期以來，烙印著主流社會的刻板印



插畫設計:Amorion / 陳立恩

象，原住民身分往往被賦予許多負面的評價，「文化落後」、「生活水準低落」等，致使多數原住民並不樂見或願意「承認」自己是原住民，而隱身於主流社會。隨著台灣政治民主化與原住民族運動的推波助瀾，原住民身分認定政策遭遇到許多不合情理而喪失身分問題，也隨之檯面化。歷經20多年的原住民/族意識運動，試圖把長期背負的汙名感轉變為民族認同的符號，而賦予原住民族集體意識更深層的意涵，來重建原住民族的自信心，並正向看待自身身分。

身分認定與資源分配

長期致力於「原住民身分認定」與「民族認定」研究的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林修澈教授提出：原住民身分認定，就是指官方（或國家）對個人是否具有「民族的」屬性的檢定工作。原住民身分認定是屬於「個人權」，一個有民族身分的人，必然是原住民各民族內某一民族的成員，是「雙重歸屬」。

原住民身分認定的重要性，與其背後資源分配有極密切關係。從80年代末期立法院質詢行政院函：「因關係山胞身分之認定，與山胞之選舉、升學、稅負及山地保留地之取得等權利義務之關係甚鉅，…」；以及《原住民身分法》：「為認定原住民身分，保障原住民權益，…」等就明白揭示兩者之間的關係。由此瞭解，凡具有原住民身分者，都享有原住民各項政策的一切權益。

認定政策變革與人口數

然而，原住民身分認定政策歷經台灣社



民族的實質內涵，比血緣更為重要。

會民主化過程，有不同的改革階段，1983年興起的原運、90年代數次修憲，以及1996年行政院原民會的成立等，都是影響身分認定政策的關鍵因素。

從主管機關來看（1990年為界），可分為省府與中央政府兩個階段。從法律位階來看，身分認定政策「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/辦法」歷經半世紀都是處在行政命令位階；2001年才正式立法為《原住民身分法》。

〈台灣省山胞身分認定標準（1980年）〉對於通婚當事人的認定，遭到原住民社會的反彈。根據省府於1983-88年期間，有

關原住民身分認定提出釋疑的案例來看，以通婚案例最為嚴重且最多，顯示相關案例的嚴重情形。1991年內政部則修訂為「不喪失」原住民身分；並增列「但母無兄弟，約定從母姓者，取得山胞身分」之規定。

通婚子女身分認定問題，1991年內政部明確規定，主要採父系認定；至《原住民身分法》規定：「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，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」由此瞭解，涉原/非原結婚，其子女身分歸屬，姓氏採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，或依原住民傳統命名者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從此採雙系（從父或母一方）認定原則。

不過此規定並非首度將身分認定放寬及於1/2原住民血統者的法令，最早是始於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，鑑於台北市（都會區）原住民婦女失婚情況嚴重，又多為單親家庭及經濟弱勢等情況下，為能照顧都會區的原住民基本生活所採取的必要措施。而在中央原民會成立之後，同樣也把它併入考量，著手研擬修訂「認定標準/辦法」內容，並進一步予以立法保障。

根據1990年內政部統計，原住民總人口有33萬人，占全國人口的1.65%；10年後，2000年2月統計顯示，原住民總人口僅有40萬

2,452人，仍不及全國人口的2%。自2001年《原住民身分法》實施以來，至2010年原住民族總人口達51萬2,701人。內政部表示，這是因為申請身分註記的原住民人數增加的關係。由此瞭解《原住民身分法》採雙系認定，影響原住民人口的成長。

關於原住民人口增長議題，林修澈教授研究指出，若按原住民人口平均成長率及全國人口自然增加率，現行《原住民身分法》中「其父或母有一方具有原住民身分者」之規定，推估原住民人口將因此增加約20萬。不過，其進一步指出，應將民族視為有機運作團體，而非人口統計符號，雙系人口膨脹，不符合民族成長實情。這提供原住民族重新思考的角度。

二分之一原住民血統

隨著原住民族社會變遷，原住民身分認定從父系認定原則，到雙系（從父或母）認定原則；從血緣主義變革為血緣主義為主、認同主義為輔的身分認定政策。若進一步推估雙系認定情況，扣除歷年來原住民自然增加數（出生人數-死亡人數），約略可以推估非自然增加數，大致即具1/2原住民血統而註記原住民身分所致。這些具一半原住民血統者，人稱「半半族」或「1/2族」。

根據《內政統計通報（2010年第8週）》



原/非原通婚子女身分歸屬認定，最早始於台北市原民會。鑑於都會區原住民婦女失婚情況嚴重，又多為單親家庭及經濟弱勢，此為照顧其基本生活所採取的必要措施。而在中央原民會成立之後，同樣也把它併入考量，並進一步予以立法保障。

資料顯示，2004-10期間，每年平均有7,587人是非自然增加數。顯示雙系認定確實影響原住民族人口成長數，也是打破數十年來始終不及全台灣總人口比例2%局面的關鍵因素。

現今社會不時聽聞正反面案例，值得省思。「有心人」藉此取得原住民身分，達其目的後，再放棄原住民身分的不肖案例；也有一心追尋自我，努力找到身分認同的動容案例。由此可知，雙系認定原則所產生的問題，可謂一刀兩刃。

原住民·巴萊——身分、語言與認同

今日原住民族社會，不論是「純」原住民，抑或是「1/2」原住民，政策認定原則的變革必然有其重要背景。對現代多數的原住民而言，即便具有原住民身分，卻無法使用本民族語言，最後也剩下「身分」，成為無實質內涵的原住民。身分與語言的連結原本是最自然重疊在一起，而今卻逐漸產生脫鉤現象，讓我們也不得不擔憂原住民族發展的命運。這樣的情形除了原鄉原住民以外，都會原住民與通婚子女更是雪上加霜。

又從主流族體的角度來看，認為原住民族的生活環境已與主流社會落差不大，且民族語言及其文化瀕臨消失，喪失其特殊性而質疑制度的公平正義。原住民族要得以發展

之前提，除了身分的確立外，就是民族語言的傳承；不同語言的人會對現實世界產生不同的經驗和表徵，而這些即構成不同文化，自然也成為其民族情感與認同的依據。

德國歷史比較語言學者W. von Humboldt認為，每一種語言都包含一種獨特的世界觀，是民族的特有資產。美國學者L. Samovar轉引人類學家的觀點說：「如果沒有語言的作用，人類文化將是不可想像的。」由此可知，語言做為文化工具，以居間角色直接影響人類的心理過程。

林修澈教授研究指出，把語言關係對應到民族身上，語言是民族最基本的特徵，用語言對應一個民族，利用語言系譜做民族的分類，在民族學界普遍適用。由此瞭解，語言為辨識一個民族的顯要標誌；一個民族有其共同語言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，也是普遍社會現象。

「族語，是原住民的身分證。」原民會前主委尤哈尼對民族與語言關係做最貼切的詮釋，他認為：「族語在，原住民族就存在；族語不在，原住民族就不存在。」族語是當今原住民族最後的一道防線，也是民族存續與發展的主要依據。相關研究指出，人們學習和使用自己民族語言的過程，也是學習、繼承與交流自己民族文化的過程。



「族語，是原住民的身分證。」原民會前主委尤哈尼對民族與語言關係做最貼切的詮釋，他認為：「族語在，原住民族就存在；族語不在，原住民族就不存在。」族語是最後一道防線，也是民族存續與發展的主要依據。



無法使用民族語言，即便具有原住民身分，仍失去了原住民的實質內涵。

民族認同議題，近年受到高度的關注與討論，常捲入根基論（primordialism）與工具論（instrumentalism）之爭。林修澈教授研究後提出「認定」與「認同」兩概念的區別：觀點、選擇、邊界、穩定性，以及權利義務等面向做比較，「認定」是客觀、主體是官方或國家、是單選、邊界明顯、穩地性強，並涉及權利義務；「認同」是主觀、主體是個人、可單選/複選、邊界不明顯、穩定性弱，並不涉及權利義務。

由於「認定」與「認同」概念容易混淆，主觀意願常是影響客觀條件的主要原因，也是

出現爭議或僵持不下的問題來源。政治力的介入是認定過程裡影響認定工作的最主要因素。平埔諸族「認定」與「認同」兩者之間的關係無法重疊，雖具備原住民身分認同，仍缺乏身分認定的立足點，這也是長期以來平埔諸族無法被國家承認的重要原因。

從平埔諸族現況 看原住民未來

然而，原住民也可從平埔諸族現況，預見未來可能遭遇的民族困境。失去語言及喪失身分是平埔諸族的寫照，但原住民如果有朝一日也沒了語言、只剩身分，不也走向平埔諸族化？批判平埔諸族沒有語言的同時，自身族語卻也正迅速流失，我們又有何立場批判呢？

中研院李壬癸院士也提出呼籲，身處現代化和全球化風潮之中的原住民族，所面臨的本民族文化危機，最明顯的就是族語已瀕臨消失。台灣南島語言本來至少有20-30種之多，有的已經消失，僅存的10多種如今也都面臨消失的危機，不能不令人擔心它們的前途。因為語言一旦消失，其民族文化也就伴隨逝去了。因此，我們要透過族語復振來進行一場民族運動，成為強化原住民族認同的手段，來體現我們成為「原住民·巴萊」的誠意。◆